

· 全译本 ·

童年

Childhood



[苏] 高尔基 著
(Maxim Gorky)

邹侠云 译

教育部统编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书目

童年

· 全译本 ·

[苏] 高尔基 著

邹侠云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童年 / (苏) 高尔基著 ; 邹侠云译. —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8. 1

ISBN 978-7-5500-2565-3

I. ①童… II. ①高… ②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苏联 IV. ①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302414 号

童年

[苏]高尔基 著 邹侠云 译

出品人 杨建峰

出版人 姚雪雪

责任编辑 周振明

美术编辑 松雪王进

制作 段小红

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

邮编 330038
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 9.5

版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字数 205 千字

书号 ISBN 978-7-5500-2565-3

定价 29.00 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7-507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影响阅读,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前 言

《童年》是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第一部。早在 19 世纪 90 年代，高尔基就有撰写传记体作品的念头。在 1908 年至 1910 年间，列宁到高尔基所在的意大利卡普里岛公寓做客，高尔基不止一次地向他讲起自己的童年和少年的生活。有一次，列宁对高尔基说：“您应当把一切都写出来，老朋友，一定要写出来！这一切都是富有极好的教育意义的，极好的！”高尔基说：“将来有一天，我会写出来……”不久，他实现了这个诺言。

该作讲述了阿廖沙（高尔基的乳名）三岁到十岁这一时期的童年生活，生动地再现了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前苏联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，写出了高尔基对苦难的认识，对社会人生的独特见解，字里行间涌动着一股生生不息的热望与坚强。

高尔基在这本书中真实地描述了自己苦难的童年，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些典型的特征，特别是绘出了一幅俄国小市民阶层风俗人情的真实生动的图画。它不但揭示了那些“铅样沉重的丑事”，还描绘了作者周围的许多优秀的普通人物，其中外祖母的形象更是俄罗斯文学中最光辉、最富有诗意的形象之一。

是这些普通人给了幼小的高尔基良好的影响，使他养成不向丑恶现象屈膝的性格，锻炼成坚强而善良的人。

《童年》是一本独特的自传。它不像大多数自传那样，以一个主人公为形象创造出一幅肖像来。它更多地像一幅长卷斑斓的油画，复原了一个时代，一个家庭里的一段生活。这段生活中，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主人公。无论是美的，还是丑的，都同时站在读者面前，冲击着读者的心灵。《童年》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、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独树一帜的艺术特色，在俄苏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，并具有不可比拟的艺术价值。

2018 年 1 月

目 录

一 /	001
二 /	016
三 /	035
四 /	062
五 /	082
六 /	102
七 /	112
八 /	130
九 /	153
十 /	176
十一 /	205
十二 /	232
十三 /	267

小屋里，一片昏暗。

父亲穿着白衣，直直地躺在窗下的地板上，身子显得很长很长。他的脚裸露在外面，脚趾奇形怪状地张开；那双时常抚摸我的手静静地放在胸前，手指也僵硬地、微微地弯曲着；他那双常带笑意的眼睛紧紧地闭住，看上去就像是两枚圆圆的黑铜币；那张慈祥的面孔已然发黑，牙齿难看地龋着，模样十分恐怖。

母亲光着上身，围着一红裙子，跪在父亲身边，正在用一把小梳子把父亲长而柔软的头发从前额梳到后脑勺。那把小梳子我特别喜爱，常常拿它来锯西瓜皮。母亲一边细细地梳理着父亲的头发，一边不住嘴地念叨着，嗓音不但粗重，而且沙哑。她眼睛红肿，仿佛顷刻间就要融化似的，泪水大滴大滴地从灰色的眼眶中滚落下来。

外祖母轻轻地握着我的手。她胖墩墩的身体，大大的脑袋，大大的眼睛，鼻子上皮肉松弛，让人觉得非常好笑；她穿着一身黑衣，整个人软软的，非常有趣；她也在哭，而且哭得很特别，似乎挺老练地陪着母亲哭。她浑身颤抖，拉着我使劲往父亲身边推；我翘着身子，硬是不过去；我既感到害怕，又觉得不好意思。

我从来没有见过大人哭，也弄不懂外祖母絮叨些什么。

“快去跟你爹告别，亲爱的孩子，”她说，“你以后再也看

不到他了。”她叹息一声，又说，“他还正当壮年，不该这么早离开人世啊……”

我刚刚患过一场大病，现在才能勉强着下地走路。病中的情景我还记忆犹新：父亲乐呵呵地照料着我，但到后来，他突然就不见了，却由滑稽古怪的外祖母接替他来看护我。^①

“你打哪儿来的？”我问她。

“打上头来，”她答道，“打尼日尼^②来。我是搭船来的，不是走来的，水上怎么能走呢，傻孩子。”

这话真是可笑，使我感到非常纳闷：我家楼上住着几个留着大胡子而且染了发的波斯人，地下室住着一个贩卖羊皮的黄脸加尔梅克^③老头；沿着楼梯，可以骑着栏杆那儿玩，如果一不小心就会翻着跟头滚下去，这一点我是明白的。这和水有什么相干呢？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，真让人觉得好笑。

“为什么我是傻孩子？”

“因为你说起话来叽叽喳喳。”外祖母说，脸上露出了笑容。

她说话时既亲切，又和善。从见到她的第一天起，我对她就有一种亲近的感觉，现在我只盼着她能尽快领我离开这间令人害怕的鬼屋子。

母亲使我极不痛快；她流不尽的泪水，她悲伤的哭声，虽然让我感到好奇，但更让我觉得不安。她今天的这个样子，我还

① 阿廖沙·彼什科夫（即高尔基）三岁时（1871年）在阿斯特拉罕患霍乱，他父亲马克西姆看护他，不幸染病身亡。

② 尼日尼：尼日尼·诺夫戈罗德（即高尔基市）的简称；俄语“尼日尼”是下面的意思，所以小孩子误会他外祖母是说从下面来的。

③ 加尔梅克：俄罗斯境内一个少数民族。

是头一次见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她总是寡言少语，态度严厉，衣着整洁，打扮得体；她身高体壮，手劲极大，就像是一匹马。但是现在，不知道什么缘故，她似乎整个儿人都变了：衣服褴褛，向来梳得齐整光亮的头发散乱地披在光着的肩膀上，滑落到脸上，编着辫子的那一半头发也来回地甩来甩去，不时地拂过仿佛睡着了的父亲的脸。总之，她全身都好像膨胀起来，样子龌龊不堪。我在屋里已经站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但她朝我看都不看一眼，只是不断地梳父亲的头发，一个劲地号哭，眼泪不停地往下流。

几个身着黑衣的乡下人和警察从门缝里探头张望。警察凶巴巴地叫道：

“快点收拾！快点！”

风很大，把用来遮窗户的黑色披巾吹得像船帆似的鼓了起来。我记得有一次，父亲带着我划船游玩，忽然晴空一声霹雳，父亲哈哈大笑起来，将我紧紧地夹在两膝之间，叫道：

“不要怕，‘大葱头’^①，没事的！”

这时，母亲忽然艰难地从地板上站了起来，但很快又坐下去，仰面躺下，蓬乱的头发披散在地板上。她两眼紧闭，惨白的面孔变得青紫。像父亲一样，她也可怕地龇着牙，大声说：

“把……把门闭紧，阿列克谢，赶快出去，快！”

外祖母见状，把我推到一边，冲到门口嘶声叫道：

“亲爱的邻居们，你们不要害怕，也不要理她，看在基督的面上，你们赶快离开这儿吧！这不是得了霍乱，是女人要生孩子。求你们啦，各位好人！”

① 大葱头：父亲对阿列克谢的亲热的称呼。

我跑到一处幽暗的角落，躲在箱子后面，从那里看见母亲在地板上滚来滚去，痛苦地呻吟着，牙齿咬得吱吱地响。外祖母趴在她身边，亲切而又快活地说：

“为了圣父圣子，忍着点儿！忍着点儿，瓦留莎……圣母保佑……”

我吓得目瞪口呆。她们在父亲身旁的地板上忙乎着，不停地叫喊，不停地叹气；可我父亲仍然静静地躺在那儿，脸上似乎还挂着笑容呢。就这样，她们折腾了很久。有几次，母亲刚一站起身就又跌倒了。外祖母像一只又黑又软的大皮球，跑进跑出的。过了一会，一个婴儿的啼哭声忽然从黑暗中传了出来。

“啊，谢天谢地！”外祖母如释重负地说，“是个男孩！”

然后，她点燃了一支蜡烛。

至于以后是怎么一回事，我全都记不清了，我可能是在墙角睡着了。

留在我脑海中的第二件事是，在一个雨天，荒凉的坟场的一个角落。我木木地站在溜滑的黏土小山坡上，眼睁睁地看着父亲的棺材被放进一个积有雨水的深坑里面；坑底还有好几只青蛙，其中两三只还爬到了黄色的棺盖上面。

外祖母、淋成落汤鸡的警察、两个手持铁锹的满脸愠色的乡下人和我都站在坟墓旁边。温暖的细碎如珍珠的雨点洒落在我们身上。

“开始吧，”警察边说边往一旁走去，“开始埋吧。”

外祖母用头巾掩着脸哭了起来。那两个乡下人猫着腰迅速地往坑里填土，击得坑底的雨水噼啪作响；那两三只青蛙从棺材盖上急急地蹦下去，开始沿着坑壁朝上爬，但很快就被土块埋在

了里面。

“唉，走吧，乖孩子。”外祖母拉着我的手说。我不想离开，我把手从她的手中抽了出来。

“唉，真是没法子，主啊！”外祖母埋怨道，不知是在说我呢，还是在说主。她垂着头，静静地在里面伫立了很久。墓穴终于被土封住了，可她还是一动不动地站着，似乎在想着什么。

两个乡下人用锹背拍着泥土，把坟墓往平里拍。忽然，空中旋起了一阵大风，把雨卷走了。外祖母牵着我的胳膊，领着我穿过许多深黑色的十字架，朝远处的教堂走去。

“喂，傻孩子，你为什么不哭呀？”当我们走出围墙的时候，她忽然问道，“你应该哭一场啊！”

“我……我不想哭。”我怯生生地说。

“既然如此，”她压低声音说，“那你就别哭了吧。”

我感到很纳闷：为什么还有人来劝着我哭呢？我一向很少哭，就算哭，也是因为受了委屈，而不是因为疼。如果我哭，父亲就会笑话我，母亲也板起脸孔对我嚷道：

“不要哭！”

后来，我们乘坐一辆轻便的马车行驶在宽阔的泥泞满路的街道上；街两旁都是房屋，深红色的。我问外祖母：

“那几只青蛙会不会爬出来呢？”

“不会了，”她答道，顿了一下，她又说，“不过，没关系，上帝会保佑它们。”

她总是念念不忘上帝，就是我父亲和母亲也不会像她这般亲热、这般殷勤地问候上帝。

过了几天，我便随同外祖母和母亲，搭上了轮船。我们挤在狭小的船舱里，小弟弟马克西姆刚刚生下来就夭折了；他身上

包着白布，外面系着一条红色的带子，躺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上。

我坐在包袱和箱子上，透过圆鼓鼓的、马眼睛般的小窗户外张望：窗外混浊的流水泛起白色的泡沫，不时地卷着浪花向窗户玻璃扑来。我吓得赶紧跳到地上。

“别害怕，乖孩子！”外祖母边说边把我用那双柔软的手抱了起来，轻轻地将我重新放在包袱上面。

河面上，水汽迷蒙；远方不时地呈现出黑色的土地，但不久就又消失在湿雾和河水里了。四周的一切都在颤动，唯有母亲静静地靠着船壁，双手放在脑后，一动也不动。她脸孔铁青，神色忧郁，眼睛紧紧地闭着像个瞎子一样。她一声不吭，似乎完全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，就连她的衣服我也觉得是那么的陌生。

“喂，瓦里娅^①，你听我说，最好吃点东西，”外祖母不止一次地这样劝她，“哪怕一点儿也行，要不然，你会把身子拖垮的。”

可是母亲依然纹丝不动，沉默不语。

外祖母跟我说话时声音总是很低，但和母亲说话时声音却要高一些，不过却是小心翼翼地，唯恐触怒了她，而且话也很少。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她怕母亲。一想到这儿，我就对外祖母更加亲近了。

忽然，母亲气哼哼地叫道：

“萨拉托夫，那个水手在哪儿呢？”

呀，她说的话令人觉得莫名其妙，如坠云里雾里：萨拉托

① 瓦里娅：阿列克谢的母亲瓦尔瓦拉的爱称。

夫——水手？

这时，一个肩膀宽阔头发花白的人走了进来，他穿着一身蓝衣服，手里拎着一个箱子。外祖母接过箱子，把小弟弟的尸体轻轻地放到里面，然后平伸着胳膊托着它向门口走去；不过，由于她太胖了，必须侧着身子才能从狭窄的舱门挤过去，她站在门口不知如何是好，样子非常可笑。

“哎呀，妈，你看你！”母亲见外祖母踌躇不前，忍不住叫了起来。她走过去，从外祖母手中抢过小棺材，然后她们俩人就不见了。我依然待在船舱里，仔细地端详着那个男人。

“喂，小鬼，你小弟弟死了吧？”他弯下腰向我问道。

“你是谁呀？”

“我是水手啊。”

“那么，萨拉托夫又是谁呀？”

“萨拉托夫是一个城市。你瞧，那就是！”他顺手朝窗外指了指。

窗户外面，土地在缓缓移动；黑暗而陡峭的土地像是刚从圆圆的大面包上切下来一样，上面雾气弥漫。

“你知道我外祖母去哪儿了吗？”

“她去埋外孙了。”

“要把他埋到地下吗？”

“是啊，你说不往地下埋往哪儿埋呢？”

于是，我对这位穿蓝衣服的男人说，前几天安葬我的父亲时还把几只青蛙给活埋了呢。他听后就把我抱了起来，使劲地亲了几下。

“唉，”他长叹一声，说，“小弟弟，你还不懂事呢！你还

有闲心关心青蛙！你还是多关心关心你的妈妈吧，你瞧她都伤心成什么样子了！”

这时，我们头顶上传来了汽笛的尖叫声。我再也不害怕了，因为我已经知道这是轮船拉笛的声音。可是那个水手却急忙放下我，撒腿就往外跑，同时还叫道：

“小鬼，快跑！快！”

我听他这么喊，也顾不上问为什么，就跟着往外跑。我冲到了门外，发现昏暗的过道里什么人也没有。离门不远的地方，一块镶在楼梯上的铜片闪烁着亮光。我抬头一看，只见许多人都背着袋、拎着包。看样子人们要下轮船了。这么说，我也该下轮船了。

但是，当我随同一伙男人来到船舷的踏板前面时，有人就对着我叫了起来：

“喂，这是谁家的孩子呀？小家伙，你是谁家的孩子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于是，人们开始推我，拉我。过了好长一段时间，那个头发花白的水手终于来了，他把我抱起来，向众人解释说：

“这个孩子打阿斯特拉罕来，他是自己从船舱里跑出来的……”

然后，他抱着我快速地返回船舱，把我搁在行李上，扭身向外走去，同时伸出手，吓唬我说：

“不许乱跑！否则，我会狠狠地揍你！”

头顶上的嘈杂声渐渐地静下来，轮船已经不再“噗噗噗”地发出声响，也不再打战了。船舱里面变得黑暗起来，窗户仿佛被一堵潮湿的墙挡住了一样，空气非常沉闷，压得我几乎透不过气来；而且，包袱也似乎膨胀了，挤得我很不舒服；总之，一切

都变得使人不痛快起来。难道我要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这艘空荡荡的轮船上待一辈子吗？

我走到舱门前面。门非常牢固，根本打不开；铜把手拧也拧不动。于是，我试着用装有牛奶的瓶子奋力向铜把手砸去。瓶子碎了，牛奶溅得我满腿都是，而且流进了我的靴筒里面。

由于尝试失败，我的情绪特别低落，就趴在包袱上抽泣起来。哭了一会儿，我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。

当我醒来时，轮船又“噗噗噗”地响了起来，不停地颤抖着。船舱里的玻璃窗户也十分明亮，跟太阳一样。外祖母不知什么时候回到了我的身边，正慢慢地梳着头，时而皱皱眉，时而嘟囔几句。她的头发又密又长，披散下来一直拖到地板上，连她的双肩、胸膛和膝盖都被遮住了。她用一只手托住泛着蓝光的乌黑的头发，用另一只手费劲地把锯齿稀疏的梳子插进浓厚的头发里。她耷拉着嘴唇，黑眼睛一眨一眨的，似乎在生什么人的气，而她的脸掩盖在头发里，看起来很小，挺滑稽的。

她今天显得非常愤怒，不过当我问她为什么她的头发这么长时，她立即恢复了原来慈祥的模样，温和地对我说：

“这可能是上帝有意地在对我进行惩罚吧。上帝说，就要让你长这么长这么密的头发，让你费力去梳吧！我还是姑娘的时候，我常常向别人夸耀我这马鬃似的头发是多么多么的漂亮。可是现在，唉，我老了，梳理起来既费时又劳神，真让人讨厌！乖孩子，老老实实地睡着吧，时间还早呢，你瞧，太阳都才睁开眼睛……”

“我不想睡了！”

“那么，”外祖母说，“不想睡就算了吧。”

她一边不停地编着辫子，一边不时地抬起头向长沙发那边望望。母亲仰面躺在沙发上，静静地睡着，身子伸得直直的。

“悄悄告诉我，你昨天是不是把奶瓶打碎了？”

外祖母说话时，声音温柔、亲切，娓娓动听，她说的每一句话就像一朵不胜凉风的娇羞的水莲花，蜜甜、清新、感人，不经意地就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，使我终生难忘。她轻柔地笑着的时候，那双黑豆似的眼睛往往睁得很大很大，闪出一种难以言说的令人愉悦的光芒。她的两排牙齿洁白细密，只要微微一笑就会展露出来，说不尽的快活。她那张黑黑的脸庞虽然刻满了皱纹，但依然容光焕发，任何人见了都不会说她已经老了。不过，她的鼻子上的皮肉却很松弛，鼻孔也张得很大，鼻尖泛着红色，使这张脸看起来并不是完美无缺。她特别爱闻鼻烟，还有一只黑色的鼻烟壶，银制的。她常常穿一身黑色的衣服，但透过她那忽闪忽闪的眼睛可以看出她的内心有一簇乐观自信、温柔亲切的永不熄灭的火。她老是弓着腰，差不多成驼背了。尽管她的身体胖乎乎的，但走起路来却轻捷灵便，好似一只大狸猫；不过，她的全身软绵绵的，也的确像一只温和的猫。

外祖母没来之前，我仿佛在黑暗中昏睡。自从她在我面前出现之后，我那颗沉睡的心就被她唤醒了；她引导我看见了光明，她使我把周围的一切都联结了起来，编织成一个色彩绚烂的大花环。没过多久，她便成了我终生的朋友，成为最体贴我的人。她对我非常了解，我也对她非常尊重，她对世界、对生活都充满了无私的爱。这种爱使我感到充实，使我对生活充满了

信心，使我在峥嵘的岁月里努力奋发，使我在艰难的日子里永远坚强。

四十年前，轮船的航行速度还很慢，我们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到达尼日尼。航行的头几天沿途所见到的幽美景色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

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，难得有这么好的天气，我和外祖母在甲板上从早晨一直待到傍晚。在明净的天空下，伏尔加河两岸被秋天镀上了一层金红色，看上去就像是两条美丽的绸缎。橘红色的轮船不疾不徐、懒洋洋地逆流而上。轮片有节奏地拍打着灰蓝色的河水，发出隆隆的响声。船尾有一条灰色的驳船被长长的拖索牵着，安详而悠闲，活脱脱的像一只土鳖。伏尔加河上空，太阳悠悠地不知不觉地转动着，天地山川一切万物无时无刻地不在运行中变化更改，蜿蜒的、碧绿的群山就像是大地的华美的衣裳的皱褶，极富线条美。河两岸的乡村、城市远远地耸立着。看上去好似一块块方饼干。金黄色的秋叶在水面上漂来荡去。

“啊，太漂亮了！快来瞧，我亲爱的孩子！”外祖母不住嘴地对我说，她在船两侧的甲板上跑来跑去，乐得跟小孩一样——双眼眼睛睁得大大的，不时地闪现出快乐的光芒。

河两岸的秋景太迷人了，外祖母不知不觉地就陶醉其中，有时竟然会忘了我站在她的身边。她静静地伫立在甲板上，双手交叉着抱在胸前，默然不语，只是微笑，而泪花却在眼眶中转来转去。这时，我就把她的印花布黑裙子拽一拽。

“啊！”她猛然回过神来，说，“我好像打了个盹儿，在做梦呢。”